

在奎楼新村,多与二院的医生为邻为友,姚维儒是其中的一位。与他寻访庵赵庄是情趣投缘的一次采风。乡间的路,有岁月的辙;古老的庙,有佛光的韵。已是凡夫俗子的“师父”,临时套一件和尚衣,那一袭目光有意无意地与造访者交织着,让我们心目中汪曾祺笔下庵赵庄风俗画的真相复原着、完善着;得知汪家为躲兵荒寄居庙内西侧房屋,而小英子家则沿小河迤邐,位于庙的东南;从这里只有水路可上城,决非“一脚旱”可达。那次寻访,让我们的心融入庵赵庄风俗画静寂的夜色,而那曾祺与小英子活像风俗画中的石碾子、萤火虫,甚至只是涂抹夜色的一笔墨。后来,当我仍在浮想品味的时候,姚维儒的《寻访庵赵庄》已见于报端。

好一个短平快。姚维儒的《暮色当歌》一书许多文字都是他有意、着意、随意“仰天长啸”“心语回响”“真情吐露”式的且当歌。从立意到内容,从取材到语言,大都是凡人俗事、旧俗夕拾、小城俗画,笔端流淌的是邮城风俗人情、俗文趣事。他写父亲的作用,只用了一个“撑”字便点题了。有名作家写一个女孩子的气质,只是用了一句话:它会长在孩子的骨头缝里,能把人“撑”起来。有一条隐性的中轴,任何时候都立在那里。一个“撑”字的分量有多重。姚维儒笔下的小黑子,是挑水瞎子父亲的拐棍,一边牵手和一边走还一边玩手中的东西,活脱脱的一种童趣童心,情真意切,亦能俗中品味,俗中见雅。有些篇章能作为风俗画的册页因俗有人爱、俗引共鸣而存世。姚文中的为人于事、为物为景便是一滴墨或者一条线也值。春风拂杨柳,当道沐杏林。这是汪曾祺送给从医同学许长生的题词。汪老眼中赞许的光,小城人口碑

正月,是农历的元宵。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古人称夜为宵,所以又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上元节。元宵节也称灯节。按民间传统,元宵节点晚人们要合家团聚吃汤圆,点起彩灯,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看彩灯、放焰火、猜灯谜。这是一个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进行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在我的记忆深处,过灯节,玩灯、看灯,是最让人兴奋和难忘的。这一天高邮城里每家都有一盏彩灯,特别是有孩子的人家。高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还不算富裕,但灯节是舍得花钱的。那些全民大企业都会在灯节前请能工巧匠制作出形态各异的大型彩灯,在正月十五这天布置到城市的主要街道通湖路、中山路和县府街两旁供人观赏。那些代表着企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大型彩灯,着实给城市的灯节增色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彩灯有会喷火的大型龙灯、会旋转的大型跑马灯以及活灵活现的人物神话故事灯。这些大型彩灯把邮城人从千家万户吸引聚拢在一起。灯节,应该说这一晚是属于小孩子的,是儿童的“狂欢节”。那时的寻常百姓家的彩灯都是手工用竹篾、用彩纸扎制裱糊而成的。有的家庭在几天前就花钱请工匠进家扎制彩灯,手巧的人在家自己做彩灯,还有的花钱去专门做纸扎手艺的所谓“纸扎鬼子”店买彩灯。小孩子在那一天简单吃过汤圆后,就迫不及待地提着或拖着彩灯上街。孩子们手拎

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引发了许多趣事儿,但刘姥姥参与行酒令,却让众人笑过一场,又让刘姥姥火了一把。一个不识字的庄稼老太婆也会这个?

什么叫会?什么叫不会?赶鸭子上架呗!王熙凤等促狭鬼就是喜欢听刘姥姥的笑话儿。

刘姥姥也有自知之明,雅事做不来,大不了这顿酒席不吃。果然,未等主持行酒令的鸳鸯开口,刘姥姥便下了席,摆手道:“别这样捉弄人,我家去了!”她哪里走得脱,众丫头又将她拉上席去。

有了几个人的“酒令”铺垫,到下面就得听刘姥姥的了。刘姥姥不愧是刘姥姥,本色天然,又句句不离本行。鸳鸯出“左边‘大四’是个人”时,刘姥姥想了半天,说道:“是个庄稼人罢?”她想着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庄稼人,毫不遮遮掩掩、吞吞吐吐,鸳鸯继续出:“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说:“大火烧了毛毛

孟城驛

刊头题字:周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

文儒气平常心

□ 陈其昌

如此,当下儒医犹如过江之鲫。而维儒的为人医为文,却不是一个儒医可囊括的。他的事业和人生的底色涂抹以至积淀着一种理念:虽名字为维儒,却从不“为儒”“唯儒”,压根儿从不以“儒医”自诩自处,他的价值观起点于充实,终至于实在,在追求自身康泰身心的同时,为文作诗有益于世道人心。由此而寄托情怀,放飞心念,激扬文字,以文会友。他能以小说《情殇》吸引名作家顾坚的眼球,随着惊鸿一瞥便是顾先生的跟读、点评,以至对邮城文学青睐。他俩之间的“投缘”,正是儒雅、淡泊的“君子之交”的写照。姚维儒散文中写人,多为市井点缀式的人物,或亲友、乡邻,或健身同伴,或病患患者,择要叙说,简明勾勒,点评即止,折射的生活有艰辛苦涩,也有丰腴滋润,所表现的内涵各有千秋,但是,他对凡人挚爱的人文深情以至传统的伦常理念,一直贯穿始末,那就是他运气自如的一种儒气。他对行医时发现的一位艾滋病患者,行文时始终充盈着一股人性关爱的“小温”。

已到退休年龄的姚维儒,从“寄身在市井”到“暮色当歌”,是一种反拨,一种回归,一种超越。不管祖籍何地,人之所以为人,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市井中,即使功名显赫的贤者,“始觉身从天上归”,也必须徐行、健行、毅行在这个凡夫俗子聚集的人间。姚维儒以凡人的平常心走向未来,那将是人生跑道上“壮行歌”。以舞文弄墨而言,笔者只期望姚先生是跑道上的健身者,而不是竞技体育的角逐者,为文雄心勃勃,雄文在握,文坛雄起者应该是年轻一代。

灯节趣事

□ 顾永华

节的夜晚大街小巷到处亮着一闪一闪的彩灯,耳边还不时听到爆竹的爆炸声。大人们陪着孩子穿梭在灯的海洋,三五成群的孩子们在灯的世界里嘻嘻哈哈玩得亦乐乎。几个眼着彩灯里的蜡烛就要燃灭的孩子,赶紧叫来身后跟着的家长更换新的蜡烛;有些没钱买蜡烛的机灵的孩子,会群拥至一些小店的门前,嘴里齐声唱着吉利的童谣:“兔子点点头,老板奶奶在家砌高楼”“兔子摇一摇,老板奶奶在家发财开心笑”……讨店主欢心,向店主讨要蜡烛,直唱得店主给了蜡烛才住嘴。对于不肯将蜡烛给他们的店主,孩子中有些调皮的就会对店主唱些不上谱、不上家数难听的童谣,直唱得店主无可奈何将蜡烛给了他们才罢休。这一天,此起彼伏的爆竹声要响到半夜,明彻闪亮的彩灯要亮到半夜,孩子们要玩到彩灯备用的蜡烛点完,口袋里装着的爆竹炸完,才会兴趣犹存地拖着两条再也跑不动的小腿回家。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的彩灯大都残破不全,有的彩灯在拖时因道路不平衡翻被蜡烛点燃烧掉了,有的彩灯因风大被蜡烛点燃成了火球。上面讲的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高邮城灯节的趣事。这些故事遥远吗,我感觉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同年的朋友,你说是吗?

刘姥姥也风雅

□ 秦一义

“大伙儿笑着肯定。鸳鸯又出“右边‘幺四’真好看”,刘姥姥答:“一个萝卜一头蒜。”鸳鸯说:“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两手比划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又都笑了。

这就是刘姥姥所行的酒令,说的全是农民种庄稼的事儿。笔者之见,不谙此道的刘姥姥,说得居然不差。更耐人寻味的是刘姥姥说的这样一句话:“我们庄稼闲了,也常常几个人弄这个儿……”封建社会的庄稼人也会干些“文活儿”,做些“雅事儿”,如今的庄稼人呢?

中褒奖的词叠加为一句话:许长生老先生是小城的名医、儒医。其实,按旧时说法,读书人出身的行医者便是儒医,

兀立生命高地的放歌

——读姚维儒先生《暮色当歌》有感

□ 后金山

随着社会幸福指数的不断攀升,“花甲”之年意味着进入老年的概念已被改写,因为现实中美好生活足足把老年期向后推延了十年,这是社会公认的。而“夕阳”“暮色”这些常用来形容老年的词语经常成为步入老年者的一种心灵寄托,因为夕阳、暮色是有晚霞装扮的,它的缤纷和壮美是年轻人无法体验的。我以为人到六十是一个最富思想性的生命高地,这个高地是用人生的苦难、跋涉、坚守、创造、经验构筑起来的,许多人站在这个高地上,卸下工作重负之后,突然地轻松,并不知道如何打发今后的时光,然而,现代生活缔结的美好使六十岁左右的人倍感“桑榆未晚”,依旧精力充沛,只是面对突然而来的轻松自由,显得准备不足,无所适从。有幸读到姚维儒先生新出版的《暮色当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落霞之中,野舟自横于静波之上,兼葭融进暮色,稍显凝重的封面,让人情不自禁地感悟书中的厚度,燃起阅读的愿望。

知道姚维儒的名字是近几年的事情,经常在家乡的报纸上见到他的散文。第一次谋面,源于一次采风活动,在一支年轻的队伍里,他显得从容自信,毫不逊色。后来知道他曾是位医院管理者,抽暇写出许多医学论文和博文,卸任后更是一发不可收,许多文章从网络走向纸质媒体发表。简短的创作经历,使我一下子明白,维儒先生是个智者。他在“奔六”之前,就开始经营未来。因此,卸任后的他,除了被单位返聘之外,更广阔的空间交给了写作,还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实现生命节点上的华丽转身,把未来生活装扮得有声有色,让人敬佩。

翻开《暮色当歌》,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医者的仁爱之心。我国传统医学一直尊崇“医乃仁术”的道德法则,珍惜生命的仁爱之心。在本书的许多文章里犹如明灯一样闪耀。如在《珍惜生命》里,他在列举了抑郁症的大量事实后,面对漠视生命的现象,大声呼吁:“生命,不仅是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声啼哭,而是母亲十月怀胎的辛苦;生命,不仅是我拥有的一笔财富,而是培育我们的所有人的心血灌注,所以,生命里蕴涵了太多的感动,便早已注定了它无上的价值。”在《漫话健康新概念》中写道:“健康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而争取之法是要靠建立健康的生活行为。人们的生活行为是几十年逐步形成的,要改掉不良的生活行为,克服人的‘惰性’与‘惯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痛下决心才行。”这些文字不难让我想起,我们高邮两道亮丽的风景线——“冬泳队”和“跑吧”。这两支队伍中的成员具有何等的勇气和毅力。他们“泳”出了生命的质量,“跑”出了高邮人的健康新概念,这样的挑战其实就是一种引领,就是生命高地上最璀璨的音符,作为“跑吧”铁杆成员的维儒先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命的仁爱、对健康的呵护就不难理解了。

展读维儒先生的散文、随笔、诗词,“暮色”里却感受不到沉沉暮气,而是鲜活的文字,洋溢着清新的芬芳。《似水流年》中打捞出来的陈年往事,给人馨香瓣瓣,耐人寻味;《尘世絮语》中揭示的生命哲理发人深省,语重心长;还有《心香一瓣》《旅人偶寄》等,把笔触探入人与自然的和谐点,让本来理性很强的科学范畴内的枯燥话题一下子跳跃起来,让人为之一振。网络是现代人们生活的新平台,维儒先生从写博文开始,先后出版了《寄身在市井》《暮色当歌》,个中之勤奋,是令人敬佩的。

维儒先生是医者更是歌者,他把音符蕴藏在文字里,他站在生命的高地咏唱人生、自然、健康、市井,充满激情,朴实流畅,这样的“暮色”令人羡慕,这样的人生当诗当歌。

正月十五闹元宵

□ 陈顺芳

一直令我自豪且津津乐道的是,虽然身处这偏僻小镇,却不乏特色文化娱乐活动来丰富我们平淡的生活。

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在我们这又称之为灯节,是全民喜庆狂欢的节日:唱歌跳舞的,舞狮玩龙的,踩高跷的,还有各种花灯,应有尽有,热闹非凡,不仅参与者众,观望者更是众。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随大人在观望堆里,不用走就能追着游乐队伍随着人流前行。常常,大树上,屋顶上,墙头上,草垛上,都满是观望的人。即使陷在人堆里什么也看不真切,但仰起头来看看那些以各种姿势攀高的人,也能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倍受欢欣和鼓舞。

而且每次上街之前,我们都会被大人告诫:“还是不要去的好,怕是要被垫脚后跟的!”所谓“被垫脚后跟”,就是会被人踩倒的意思。我们不听,常常三五成群地追着游乐队伍满街跑。想想那时候,我们也是野得天不怕地不怕的。大人们且不甘寂寞,更何况我们小孩子呢,更何况这每年才会一遇的盛况呢?

我们渐渐长大了,小镇的这项娱乐活动倒是清冷了许多,据说出于安全考虑。这可苦了我们这帮爱赶热闹的人了,灯节时,除了燃放些烟花炮竹以示喜庆,除了满大街越来越寂寥的花灯供我们唏嘘,便再无什么声色可言了。我们便只靠着些追忆和叹息来度过每个元宵。

幸运的是,又逢了传统文化复苏的年代,我们这小镇的元宵又闹腾了许多。近年,每逢正月十五这一天,我们就又见到人的海洋,就又见到锣鼓队、舞龙队、花船队、踩高跷队等轰轰烈烈的景象。

其实,迄今,我这浅薄的学识还不能完全欣赏和领悟这种“闹元宵文化”,但这到底圆了我失落在儿时的一个梦想,也让我津津乐道的谈资有了可靠的验证机会,比如,我现在就能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颇为豪迈地对儿子说:瞧,这就是闹元宵!

导打牌,借此拉近与领导的关系。领导也是人,也需要娱乐,适当的场合,有蛋撰的时候,也会放下架子,平时一直板着的脸此时也会松弛下来,与民同乐一回。有的涉世不深的人打着打着,忘记了领导的存在,对领导打出的牌能炸则炸,能轰则轰,一点也不给领导留面子。或者,为了显示自己牌技,竟然指点起领导该这样出牌,而不该那样出牌,天真地以为领导会欣赏自己的那点“聪明才智”。直到打牌过后,等他看见领导始终对自己冷着脸,才知道事情不妙。

“撰蛋”易入门,有打扑克基础的人基本上是一学就会,但要想精通不容易。主要是跟对家配合要默契,对家希望你走单牌还是走对子什么的,要能码得准。经常配合的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猜到对方的心思。也有的人精于计算,出来哪些牌了,哪些没出,心里有数,根据概率能大体猜出其他人手中的牌,这就是高手了。

各种游戏网站也有“撰蛋”游戏,如果牌瘾上来了,又找不到同伴,那就可以到游戏网站玩“撰蛋”,那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缺人。

“撰蛋”玩的就是“炸弹”,你炸我我炸你,十分过瘾。我不太清楚“撰蛋”为什么不叫“撰牌”,就我个人瞎理解,可能是扔炸弹就是敌我矛盾,而扔鸡蛋是人民内部矛盾,游戏图的是个乐,扔鸡蛋就可以了。

撰蛋

□ 吴忠

给领导留面子。或者,为了显示自己牌技,竟然指点起领导该这样出牌,而不该那样出牌,天真地以为领导会欣赏自己的那点“聪明才智”。直到打牌过后,等他看见领导始终对自己冷着脸,才知道事情不妙。

“撰蛋”易入门,有打扑克基础的人基本上是一学就会,但要想精通不容易。主要是跟对家配合要默契,对家希望你走单牌还是走对子什么的,要能码得准。经常配合的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猜到对方的心思。也有的人精于计算,出来哪些牌了,哪些没出,心里有数,根据概率能大体猜出其他人手中的牌,这就是高手了。

各种游戏网站也有“撰蛋”游戏,如果牌瘾上来了,又找不到同伴,那就可以到游戏网站玩“撰蛋”,那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缺人。

“撰蛋”玩的就是“炸弹”,你炸我我炸你,十分过瘾。我不太清楚“撰蛋”为什么不叫“撰牌”,就我个人瞎理解,可能是扔炸弹就是敌我矛盾,而扔鸡蛋是人民内部矛盾,游戏图的是个乐,扔鸡蛋就可以了。